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三十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起已卯晉元帝太興二年
凡十九年
盡丁酉晉成帝咸康三年

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舊大國一咸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卷十九

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斬之考異

擊當作討
斬當作誅

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以自保護近多附曹嶷惡其強將攻之峻帥眾浮海來奔以為鷹揚將軍助遐討撫有功以集覽掖漢地志東萊有掖縣為淮陵內史今萊州掖縣屬濟南質實一統掖漢之縣名為東萊郡治晉屬東萊國北齊以曲城當利二縣省入隋至元並為萊州治所本朝因之屬

萊州府淮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晉以前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舊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

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

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修來實覘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疲弊曜乃追所遣使斬修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

質實

警蹕注見漢文帝三年

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

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為宜湏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從之立郊丘

於建康城之已地親祀之以

質實

刁協渤海饒安人
建康郡名注見漢

未
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詔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考異

提要詔作尊據漢
綏和二年書追尊

定陶共皇則
此當書尊

考證

詔當作尊。謹按凡例曰凡正
統尊立皆當書尊曰尊某為某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
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

書法

書皇其私親多矣自漢宣帝以來未之有改
也下詔未幾尋繼以罷元帝於是可謂能從

諫矣書曰既而
罷之美改過也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初逢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
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
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
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川遂叛降石勒
質實後儀

縣名注見唐玄
宗開元十年

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質實

泰山郡名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年

周撫之敗走也龕部將追斬之及朝廷
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郡降石勒

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
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
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
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

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
漢惠帝五年

書法

羊氏何惠后也綱目書之所以深著其醜也
羊氏自為惠后三廢三復於是又下匹劉聰

視秦毛氏孝武太元
十四年可以愧死矣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
邽大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上邽縣名注見漢
光武建武八年
質實

書法

書自稱何譏也江東正位晉之社稷有
奉矣而又必稱晉王是爭也書自譏之

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

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

集覽

應詹姓名應於陵反本周武王後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穆也

質實

益州注見武帝

泰始八年元康惠帝年號

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屯淮南勒兵守遼關

逖攻陳川于遼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質

實

淮南郡名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五年非徐州及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遼關未詳處所陳川故城

未詳處所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奔樂陵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樂

陵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考異

當擊

作討斬
當作誅

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集覽**賈豎賈坐販者言賤**質實**周訪汝南人陽不能制劣無智若童豎然

漢改號趙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
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奴頭曼單于之子也今劉曜以為
祖漢書注冒頓音墨特或如字讀
集覽冒頓漢高時匈奴

徐龕寇濟岱以羊鑒為都督討之

徐龕寇掠濟岱王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
寇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不可
使導不從以鑒為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
史蔡豹及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集覽濟岱濟河海岱

之地在兗青徐間孟子題辭濟岱之間解云濟
水名如濟南濟西是也岱山名即岱宗泰山也
質實

羊鑒泰山人郗鑒高
平人蔡豹陳留圉人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以將軍支雄等主聽
斷辭訟禁部人不得陵侮世族號之為國人遣使循
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
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
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
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
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集覽循行行下孟反行之有
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序曰循行續漢志云郡
國以春月行所主縣質實中山國名注見周
勸民農桑振救乏絕威烈王二十三年

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

裴嶷來獻捷

平州刺史崔懿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
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懿所親高瞻力諫不從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懿所誘欲邀
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
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
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守
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
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
獨取之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
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
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悉獨官聞之曰翰
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為
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
進遣問使語廆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
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
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懿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

其子仁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以高瞻為將軍
瞻稱疾不就龐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
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
室奈何以彼此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
志畧如何耳瞻猶不起龐頗不平瞻以憂
卒龐使裴嶷奉表并所得璽詣建康獻之
以勇健能理決閭閻
訟者推為大人
質實
平徒河縣名注見泰王政三年右北

六年遼東國名注
見泰王政三年

書法

書來獻捷予義也綱
目於慕容氏有取焉

蒲洪降趙

庚辰

三年

趙光初三
後趙二年

考異

當圜下分註涼
王張茂永元元

春二月後趙寇

冀州執刺史邵續詔以其子緝代之

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冀州刺史邵續曰吾
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
續遂相與追擊大破之匹磾遂與弟文鸞進攻薊後
趙王勒知續勢孤遣虎將兵攻之續自出擊虎虎伏
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
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
心匹磾還與續子緝等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
忠釋而禮之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必生致之吏
部郎劉盾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惟餘邵續
如使為虎所滅孤義士之心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
聞續已沒乃詔質實邵續魏郡安陽人薊縣名注見
以續位任授緝漢帝立更始二年劉盾東萊掖
人

趙將尹安等降

安及宋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刺史李矩矩使
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後趙石生虜宋始一軍北
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
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質實
司州注見秦莊襄
王元年三川郡

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
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
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
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
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
廆為安北將
質實
龍驤太興元年以慕容廆為
軍平州刺史
龍驤將軍故以龍驤稱廆也

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漢以討賊

殺之考異

提要漢作趙無以討賊殺之五字按漢前年改號趙當書趙

考證

漢當作趙○謹

按漢於太興二年已改號趙諸本於此誤書漢當改正之

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書法

書殺何不成都保之為晉王也保書殺矣殺保者曷為書賊子安以討賊之義也故特書故

將凡書故將皆予義也於是漢改號趙不書趙書漢何漢不共戴天之讐也賊可討也而不免降漢焉特書漢所以志讐國而為安惜也及其叛也則書叛趙矣綱目書故將七詳漢高帝五年唯利幾書反公師藩書寇非予辭若安書降漢則亦予之而不盡予也

羊鑒有罪除名以徐州刺史蔡豹代之

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龕求救於後趙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斬之復來請降不受勅鑒進攻鑒猶疑憚不進刁協劾鑒免死除名以豹代領其兵王導以失舉乞自貶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不許

城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考異

按即位例曰偕國如稱帝者繼世曰

太子某立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張寔未嘗稱帝繼世不當書立據太安二年書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李流死雄代領其衆考證立當作此條當書寔弟茂代領其衆代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閭

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輟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

集覽

輟之輟音患車裂人也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一統志云天梯山在陝西涼州

衛城南八十里山路崎嶇如梯故名

氏羌巴羯叛趙討平之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誅趙主曜因徐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海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四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曜手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呼延晏等諫

曰子遠幽囚不忘諫諍忠之至也奈何殺之子遠朝
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捨陛下而
去陛下誰與居乎曜乃止又欲自將討之子遠又諫
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威刑欲逃死耳莫
若大赦與之更始其沒入者皆縱遣之使相招引聽
其復業彼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
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梟之曜大悅即
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出屯安定反者皆降
惟句氏宗黨保于陰密進攻滅之徙氏羌二十
餘萬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

集覽

趙立太學

句徐姓名質實

安定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陰密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趙立太學選民之可教者
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

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

趙主曜作鄧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
豫和苞諫曰前營鄧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
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
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鄧明若以給軍則可以兼吳
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椀金飾其深
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
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曜下詔曰
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
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
領諫議大夫又省鄧水固以與貧民
皇三十五年瓊臺汲冢竹書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
百姓之財多發美女以充之商紂作瓊室立五門其
大三里
高千丈

書法

自晉初書以傳玄皇甫陶為諫官乙酉年是後五十四年無聞焉於是復書則趙也綱目

錄小善雖借國必書之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

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
趙歸晉逃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
乃下幽州為逃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逃書求
通使及互市逃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
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
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逃皆
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
質實封丘縣名注見唐
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丘縣名注見漢
桓帝延熹四年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
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
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
質實襄陽郡名注見漢
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獻帝建安十二年

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九品舉

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

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
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
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
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
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
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
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
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
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
知耳鈇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
學壯語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
約傾心綏撫

集覽

譙王承譙封邑名漢屬沛郡承譙
王名也字與丞同隸省作承任真

甚有能名
推分任從其真性不肯假借推之分齊無復顧惜朕
為惠皇元帝以惠帝自比蓋惠帝為太傅越所鳩鈇

刀鉛似錫不可為刀漢賈誼賦莫邪為正誤譙王承今按承

即拯字音整任真推分今按元帝抑損王氏權導漸見疎外而能任其真性推之分限不介于懷言自然

安分非質實劉隗彭城人孔愉會稽人譙國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湘州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長沙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有黑

子

著作佐郎郭璞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得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質實郭璞河東聞喜人子產春秋時鄭人即國僑也仕鄭為大

夫作封洫不毀鄉校制參辟鑄刑書上下有服都鄙有章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曰古之遺愛也

書法

漢景之篇書曰亦矣又書曰如紫矣於是書日中有黑子皆大異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

矣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此固從來所未聞也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

服持晉節久之與
文騫邵續皆見殺
集覽
次屬平原郡後屬樂陵國正

義曰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厭一琰反又溢涉
反次或音恣洎續弟名緝竺緝續子名竺續兄子名

質實
一統志云厭次漢之縣名屬平原郡隋屬渤海
郡唐屬滄州後廢之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

二十里

書法

書死之予節也前書討石勒此
書死之綱目於段氏有取焉

發明

匹碑戕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為石虎所
虜若無足取然碑本遠人竭誠晉室死不易

守此亦君子之所嘉者
故予以全節而具其官

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

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
以備征役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終南山崩質實

一統志云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

盤屋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即此

○秋七月以戴淵

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

事考異

提要徐作冀按此條軍上當有州字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勒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

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集覽假節節乃大將所有淵等質實戴淵廣陵人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周嵩汝南人浚之子

八月常山崩質實

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發明晉自南渡立國江左常山乃東南之鎮嶽而無故崩毀其變大矣是春日有黑子是夏終南山崩今又有此變異未幾果有逆亂之萌晉幾不保綱目備而書之所以戒人君兢兢業業不可不知警懼也歟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逃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
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
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
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
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范陽李
產避亂依逃至是見約志趣異常乃帥子弟十餘人
間行歸質實劉刁謂劉隗刁協也譙梁二縣名注見
鄉里晉帝奕太和四年范陽郡名注見秦二
世元年

後趙以李陽為都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
陽鄰居數爭溫麻池相歐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
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

沛復集覽

武鄉漢上黨郡屬邑今沁州武鄉縣又遼
州有武鄉水俱屬平陽比豐沛漢高帝沛

郡豐縣人後過沛召故人父老道舊故其
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質實

一統志云

武鄉晉之縣名屬樂平郡石勒置武鄉郡後魏去武
字改為鄉縣自故涅城移治南亭川隋初屬潞州後

屬韓州唐仍名武鄉縣屬潞州宋隸威勝軍金元皆

屬沁州本朝因之改屬沁州襄國郡名注見楚義

帝元年漚麻池在遼州和順縣東北三十里李陽村
後趙石勒嘗與李陽爭此池及勒為王引陽臂云孤

往日厭卿老拳卿

亦飽孤毒手即此

後趙禁釀酒

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郊
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以慕容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詔聽廆承制除官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為世子
作東橫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
雄毅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翰鎮
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
東橫橫與皝同學舍質實遼東郡名注見
也平郭城名在遼東
泰王政三年

代弒其君薨律子賀傳立考證

立當作嗣。謹按凡例
曰凡僭國稱王者其繼

世曰嗣後
皆倣此

拓跋猗色妻惟氏忌代王薨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
殺薨律而立子賀傳薨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
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集覽賀傳傳奴篤反
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什翼犍拓跋薨

律次子也載記什音涉捷音虔又居言反

書法

子弑者之子也於是弑者有主名矣則曷為不書畧之也六脩寔君其不畧之何六脩寔

君以子弑父大惡也此而畧之天理滅矣

壬午永昌元年

趙光初五後趙四年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

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

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脇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或說卓且偽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為己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庾惔為長史會惔遭母喪承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惔曰鄱州荒弊難以進討

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
可捷也承乃囚羆以悞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
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
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
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
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
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
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
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
一戰邪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從容顧
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
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
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
未之聞也且為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
以將軍之威名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

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
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
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
肆逆舉兵向關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
為愚鬼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
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
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
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
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
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
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
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云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矣承復書曰
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魚之肆矣

集覽

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吾弗知也注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

事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

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辟音避又墨衰以從金革之事注見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太連劉隗字廟勝注

見漢宣帝神爵元年露檄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露者不質實幕府注見秦王政三

緘封之以示明告中外年羊曼泰山平陽人

城狐社鼠注見唐昭宗天復三年依憑城社太甲顛

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注見太興元年吳

興郡名注見宋明帝太始二年蕪湖縣名注見成帝

咸和二年溫嶠太原祁人羨之從子長沙郡名注見

漢獻帝興平元年湘東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

年虞悝臨湘人鄧騫長沙人樂道融丹陽人沔口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狐疑注見秦二世三年求我
 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
 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
 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
 早索我於枯
 魚之肆也

發明

在易坤初六之象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早辨也夫亂臣賊子何世無之人君尊居九五固
 當防微杜漸銷患未萌豈待逆勢已成而後誅剪
 之哉王處仲久握大權專制方面其無君之心已
 非一日綱目前已屢書于冊皆以著其不臣之跡
 而晉帝則未有處也一旦舉兵向闕直書其反則
 見其初無所因為反已久故易於舉兵耳下書據
 石頭還武昌惟意所欲雖有協隗等出戰而敗皆
 削不書其舉動之易如此將何以制之哉人主至

是固已末如之何矣然則有
天下國家者盍亦謹其微乎

封子昱為琅邪王○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

趙王曜自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質實仇池縣名
退保仇池遣使稱藩趙以為武都王

元康七年武都國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陳安叛趙

趙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大掠而
歸隴上氐羌皆附之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獲趙將
呼延寔及魯憑將用質實隴上注見漢光武
之二人不屈皆殺之建武八年隴坻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

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
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
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
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
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
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
族帝跳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
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
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
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
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
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

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謂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鞭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刦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

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殘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

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
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
吾為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
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
檢中書故事乃見顓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
兵大懼卓兄子邛為敦參軍敦遣邛歸說卓使旋軍
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邛曰吾
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刦天子以
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
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
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
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
而卒卓本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識者
知其將死矣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
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

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集覽

岸幘露額曰岸光武岸幘見馬援杜甫詩白幘岸江臯曾

翬詩頽然岸巾幘箋云岸幘頽其中也以示懶散為安東時懷帝時元帝嘗為安東將軍素無恩紀紀謂

僕也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故今俗稱人之僕曰秦綱秦紀此言素無恩紀者謂僕從

皆非平素恩德沾及之人

正誤

素無恩紀今按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註恩紀謂恩情相紀錄也

此言刁協素無恩意記念收錄人也

質實

伯仁周顗表字茂弘王導表字周札陽羨人處之子一統

志云金城在應天府三十五里三國吳所築晉咸寧中桓溫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見向所種柳即

此城也石頭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彭澤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因之梁屬太原郡隋置龍城縣屬

江州後改彭澤縣屬九江郡唐初於此置涪州後廢州以縣屬江州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

襄陽郡名注見齊
和帝中興元年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
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閹門為忠義之鬼亦
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
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舉
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質實桓雄長
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沙人

五月敦殺甘卓

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
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撫代卓
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譖無

不死

質實

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沔中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沔陽

書法

書卓還何罪卓也永卓皆嘗予以討矣於是或書死之而具其官或書殺而削其爵為

義不終者可以鑒矣

發明

永卓始書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又皆為賊所殺初無少異胡為永書死之卓書殺書法

不同如此蓋永始終守義卓猶豫不決故也向使卓能奮身殉國戮力討逆則雖兵敗而死亦不失為全節之士矣徘徊顧望且前且却果何為者故前書卓還襄陽以著其失此書處仲殺卓而不書其官皆以戒狗義不終者也惜哉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殺徐龕兖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

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戰爭不息百姓饑饉為後
趙所逼退屯合肥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
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充問質實泰山郡名
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質實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兖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鄒山即鄒
嶧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
中平五年

書法

徐龕孟達一也孟達書死之漢後主建興六
年此其書殺何罪龕也龕之叛非有劉封之

偏徒以爭功故耳既又寇濟岱敗王師與孟達異
矣故孟達之反正書來歸而龕書復降所以著其
反覆也綱目
之權衡審矣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質實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城父縣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為建

安**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武帝泰始五年

書法

賀善贇曰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故綱目特書病之然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目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逖之才遂使河南終為趙有惜哉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茂取隴西南安置秦州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南安郡名注見漢

後主建興六年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

癸未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

趙光初六年後趙五年

春正月成寇臺登

陷越雋漢嘉郡質實

越雋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統志云臺登漢之縣名屬越雋

郡晉宋因之後周置沙郡隋廢以縣屬雋州唐隸登州後陷於蒙詔號落蘭部元至元中置瀘沽縣屬禮州

本朝初因之後廢故址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一
百二十里漢嘉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二月

葬建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建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三月後趙寇彭

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質實

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司徒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

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集覽姑孰今太

州南二里有姑孰溪水西入江金陵記云隋平陳徙當塗於姑孰于湖漢丹陽郡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宋置太平州郡國志云宋質實一統志云姑孰古郡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名春秋時吳地後屬

越戰國時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地晉屬丹陽
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
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
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等縣以當
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
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
平南軍後陞為太平州元陞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為府直隸京師于湖晉之縣名屬丹陽郡東
晉以江南北當塗流民南渡者衆乃於于湖僑立當塗
縣及淮南郡隋初罷淮南郡徙當塗于姑孰屬丹陽
郡唐初於縣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後以丹
陽縣省入屬昇州尋復舊南唐屬雄遠軍宋屬太平
州元仍舊本朝因
之改屬太平府

書法

以者何敦以之也王導乃心帝室而受其以
綱目獨不為賢者諱乎揚州牧要職也視司

徒有間矣書自領揚州牧以導為司徒所以見敦之欲自專也於導何病哉故敦自書反以至於死

綱目皆

削其姓

寧州刺史王遜卒

成李驤攻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嶽拒戰大敗之追至瀘水而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在州十四年威行殊

質實

寧州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瀘水注

見漢後主建興五年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考異

庾字當作后兄與漢何進

同

書法

不書后兄亮亮賢也與董重楊駿異矣

○秋七月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

趙主曜圍安於隴城安頻出戰輒敗突圍出奔曜遣將軍平先追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質實一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質實一統

志云隴城漢之縣名屬隴西郡晉改天水郡劉宋廢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西北九十里赤亭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送任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郝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

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愜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集覽

樂彥輔姓樂名廣字彥輔正誤滿武秋今按滿

太子廢送許昌奮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奮又奉璽綬故云失節之士

書法

王含督江西書敦以罪專也此其書表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目以表

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也直書以不可乎直書以則是鑒之遷出上意矣書曰敦表所以著敦自

固之私也

後趙寇青州陷之

石虎帥步騎四萬擊青州郡縣多降遂圍廣固曹嶷
出降殺之阮其衆三萬虎欲盡殺嶷衆刺史劉徵曰
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
虎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使鎮廣固
質實廣固城
名注見
穆帝永
和七年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戎卒二十八萬涼州大震
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汜諱請斬之岌曰
汜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
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
屯石頭問計於參軍陳珍珍曰曜兵雖多皆氏羌烏
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曠日持久與
我爭河西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

擒之趙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
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中甸茂表不至者吾
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曜
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質實 秦隴二州名秦注
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石頭山名在陝西涼州
衛城西南八十五里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二
年九錫注見漢
平帝元始五年

楊難敵降成復叛殺成將李瑒李稚

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請降於成成將軍李稚受其賂
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
成主雄遣稚兄瑒擊之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質實
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瑒稚深入無繼皆為所殺
武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下辨道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一年

趙封故世子盾為永安王

初趙主曜世子盾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自言於郁鞠郁鞠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群臣曰義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法彛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盾文武才畧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盾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盾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太傅封盾永安王

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

集覽

黑匿郁鞠鮮卑別部之號或云黑匿本虜複姓

郁鞠其名義孫故世子胤字義光今太子熙字以東海為嗣東漢恭王漢光武郭后所生先立為太子後

以母被廢遂願備藩國事在建武十九年

正誤

安義光今按集覽是也一本光誤作孫故世子胤字

義孫今太子熙字義光趙主意謂胤乃故世子又材器過人熙其弟也材不及胤而為太子恐有不安故欲廢熙立胤以固社稷而使熙安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故引以為

證質實

永安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趙涼王張茂城姑臧

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

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之志示怯弱之形爾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卒為之

集覽

懲既往之

患先是茂兄寔為其帳下閭涉所殺今茂以此患為懲戒王公設險易習坎文注見宋文帝元嘉四年勇夫重閉謂匹夫之勇猶且重關以自防也重有龍反左傳成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假道于莒與莒子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郕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質實姑臧縣名注見元客蓋取諸豫此亦豫備之意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靈鈞臺在陝西涼州衛治北晉明帝太寧初張茂立姑臧時所築遺址尚存

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

初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
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
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
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
恙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
彊其宗族故徙舍督江西以舒彬為荆江刺史
覽總角總束髦髮為角兩髻質實荆江二州名注見
相並也詩甫田總角牝兮漢獻帝建安十三

年

書法

書敦以何罪專也舍亦與受其罪矣於是敦
意欲强王氏以舍督江西以舒彬刺荆江舒

彬不書亮
其心也

甲申二年趙光初七考異當圈下分注涼春正月敦殺其

從事周嵩周筵及會稽內史周札

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王敦忌之嵩以兄顗之死心
常憤憤敦惡之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嵩及
札兄子筵與脫謀不軌殺之質實會稽郡名注見漢
遣沈充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和帝永元元年

後趙陷東莞東海攻趙河南斬其守將質實

東莞郡名注見安帝

義熙五年東海郡名
注見秦二世二年鄭

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
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

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

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
 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
 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
 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先烈太傅驥諫曰先王立
 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
 足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
 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集覽宋宣公宣公遜國於弟
 每有大議輒令豫之穆公穆公遜於宣公子
 殤公殤公遇弑春秋譏宋之亂由宣公廢子立弟國
 以不寧者十世吳餘祭吳王諸樊卒立弟餘祭餘祭
 卒立次第餘昧餘昧卒以次授弟季札季札逃去立
 其子僚僚為其弟闔閭所弑季札曰是亂由先人起
 也祭側
 界反

書法

於是雄有妾子不立立班書立其兄子班著
 亂始也故斥書主據漢立子繁子熙下書主

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以朝服斂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書法

茂自嗣立雖無可紀然其死也以事晉屬其子且以官非晉命恥之終身則亦未嘗忘晉者也特屈於趙耳故卒之書曰趙涼王閔之也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舍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

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
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
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
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
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郝鑒分督諸
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
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罵帥子弟為之發哀眾以為敦
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立兄
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
姦敦以隕斃鳳復扇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
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
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
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
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

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
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
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
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
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
其鋒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
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社稷且恐不保何愛一橋
乎司徒導遺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
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
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
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
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
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大小受
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
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含鳳衆力百
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

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舍
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
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
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
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秀
匹碑弟也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
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應曰
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
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日夜縱
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
兵與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
其咽喉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
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
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
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
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潯陽太守

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
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舍等遂
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舍欲奔荊州應曰不如江州
舍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
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
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
行事邪舍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
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周
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
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
懸於南桁郝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
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
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
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
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
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

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
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郝鑒以為
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
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
宜加義責帝

集覽

三番休二作三次更番其一調出
其二休息於家輒立兄息兒子曰

卒從嶠議

息謂專輒立兄之子為嗣江寧縣名偽吳為江寧府
宋仁宗改為建康府治上元江寧朱雀桁桁與杭通
音胡剛反方舟也駕方舟以為橋在國東南四里豕
突謂恐賊如猪伏穴中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昔年
之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據石頭委重安期謂
敦以重事委付舍子應也安期乃應之字苑城即後
苑申胥之徒服虔曰戰國楚大夫王孫包胥也正義
曰包胥姓公孫氏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初與伍子胥
為友後子胥奔吳言必欲滅楚申胥曰子能滅之我
必能興之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前年敦兵犯闕

元帝使敦弟彬勞敦彬乃勃然數敦之罪敦怒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去年敦又欲反彬又切諫敦欲殺彬彬曰君昔年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今彬為江州刺史故舍云然荊州守文荊州謂荊州刺史王舒也王舒執守文法不宜

質實

世儀錢鳳表字丹陽郡名

歸投之綱紀謂別駕治中之類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太真溫嶠表字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一統志云江寧晉之縣名屬秣陵郡宋齊因之隋徙治冶城省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唐武德中改江寧曰歸化尋改歸化曰金陵又改金陵曰白下貞觀中改白下曰江寧上元初改江寧為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縣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應天府蹉跎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越城在應天府南六里本東甌越王所立金陵故事范蠡佐越滅吳欲圖霸中國立城於金陵以張威勢今存遺址人呼為越臺潯陽古地名春秋時為吳楚

地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復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東漢末其地南境入吳屬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為武昌郡陽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陽郡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即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曰九江郡唐復為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初復為江州五代時楊吳置奉化軍節度宋降為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本朝改九江府屬江西道南衍注見安帝元興元年申胥之徒注見宋文帝昇平二年

書法

上書討下書拒多矣此其書敦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之師未至而敦兵已至江寧矣

故書反書親征始此綱目書自將三十八詳漢高帝五年書親征二是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

代王賀傳徙居東木根山

是歲賀偁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顥等官

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顥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郝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集

覽

也夷夷也謂盡誅滅之

質實

郭璞聞喜人桓文謂齊桓公晉文公

為五伯之首事見春秋左傳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乃亡國之君事見通鑑前編

許昌叛降後趙○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撻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
 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
 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
 貯竹頭作丁裝船其**集覽**蒲博之具蒲音蒲擣蒲戲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集覽**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
 說文曰博與博通局戲也古者烏曹作博者塞也即
 陸博也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亦擣蒲戲以五木
 為子有梟盧雄犢塞五者為勝負之采案五木即今
 之骰子也列子擊博樓上注云擊博如今之雙陸棊
 鮑宏博塞經曰各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博陸用十二
 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色故謂
 之五塞楚辭招魂篇曰篴蔽象棊有六簿些成象而
 年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晦庵集註云篴竹

名蔽字從竹簿箸也以篋落作箸象牙為碁投箸行碁倍勝為年五白簿齒也言已之碁已梟當成年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簿碁箸比集犀角以為雕飾也擣抽居反篋音昆蔽音蔽

質實

老莊注見成帝咸康三年

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司豫徐
兗皆陷於後趙

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乃附於趙趙主曜使劉岳呼延謨圍生於金墉後趙石虎救之敗岳擊謨斬之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驚潰遂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帥衆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質

賁

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魯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遺

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羨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庾亮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壺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

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集覽：管鑰鑰與籥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通記：月令孟冬，慎管籥。注：管籥，搏鍵器也。鄭玄曰：「管，鬼也；鍵，七也。」投管以閉門，投鍵以啟門。孔穎達疏云：「籥以鐵為之，搏鍵內以搏取其鍵，鍵讀為蹇。」質實：南頓縣名。注見謂鑰之入內者，俗謂鑰頭也。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西陽郡名。注見懷帝永嘉元年。陸曄、吳郡人。瑁之孫。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郡中正官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廷尉平官名。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綱目所書自王敦外不過立后太子及大臣除卒數事耳獨能

奮發剛斷躬殄大慙可謂明也已矣故自入綱目以來未有書親征者於是特書予之

葬武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武平陵在應天府上元縣境內

○冬十一月朔日

食○十二月段遼弑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士民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未桎卒子牙代立至是疾段眷之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孫遼攻牙殺而代之質實三年遼水注見漢昭烈

章武元年

代王賀傳卒弟紇那嗣

丙戌 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 趙光初九年 夏四月後趙石生

寇汝南執內史祖濟質實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六月以

郗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間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鯉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秦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集覽

放達

王澄等皆以任放為達熊遠曰以放蕩為達士應詹曰以玄虛宏放為夷達或曰放誕豁達也

質實

阮孚陳留尉氏人王澄琅邪臨沂人謝鯤陽夏人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以溫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考

異

嶠下為字羨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郝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集覽不預顧命預干預也謂已遂求出為廣州刺史獨不在受遺詔之列馬融

曰顧命顧念太子而命大臣輔相之鄭玄曰臨終出命謂之顧命顧將去之意也縣官注見漢文帝十二年質實歷陽郡名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郝卞謂郝鑒卞壺也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羨為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羨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之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質實鍾雅潁川長社人弋陽縣注見武帝泰始二年

發明

乃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其何以慰遠近之心

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之實則亮之失刑明矣而當時大臣亦無有一言及之者又以見亮之專已自用如此寧無誤國之失乎

後趙使世子弘守鄴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弘鎮之石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由是怨遐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三臺注見懷帝永嘉六年

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

作涂塘以遏趙人約曰

集覽

阜陵索隱曰漢九江郡屬縣舊名阜陰涂塘注

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見漢後主延

質實

一統志云阜陵漢之縣名屬九江郡後廢之故城在滁州全椒縣東

熙十三年

一十五里建康郡名注

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質實

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後趙始

定九流立秀考試經之制質實

九流注見安帝義熙十一年

丁亥二年

趙光初十後趙九年

夏五月朔日食

○張駿遣兵攻趙趙

擊敗之遂取河南地

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辛巖等帥眾數萬攻趙秦州趙遣劉膺將

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
西大駭金城枹罕降之駿遂失河南之地
集覽今

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金城注見漢武帝
元狩二年枹罕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質實振武郡名

注見唐憲宗元和八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
帝元初二年河南地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
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
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壺
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
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
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
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
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

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廷尉掌平刑罰應劭曰聽獄必質

質實

雷池注見安帝義熙六年

發明

晉氏南渡國勢岌岌王蘇相繼內叛幾不能保然處仲久蓄無君之心一旦舉兵故直書

其反至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反亦有以裁之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夫峻介胄武夫乃以農扈處之則用非其職朝廷意嚮可知峻亦豈肯束手自詣網

目推原既始是以書法若此然則祖約初無召命何以亦反曰約之反由峻邀之也若峻不反約亦無以為倡亂之端不然綱目何以書峻為首而約為從哉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内史桓

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

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彞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郝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

集覽

司徒司馬司徒屬官有司馬當利北寇不許諸口當利便處諸江口在江之西

者宜守之慈湖地名濱江南岸金陵覽古曰慈湖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采石下流三十里至慈湖上口蕪湖漢丹陽郡縣今隸太平州寰宇記云湖在當塗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陽湖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蕪

正誤

守江西當利諸口今按當利浦名在藻因名焉和州東十二里後漢劉繇遣張英屯

當利

質實

孔坦會稽人愉之子陶回丹陽人抗之子一統志云當利浦名在直隸和州城東一

十二里東漢劉繇遣其將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袁術即此慈湖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郡蕪湖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其地卑蓄水而生蕪藻因名晉於蕪湖僑立豫州

又分立遂道縣興寧初以宣城郡移治蕪湖後還治宛陵寧康初又於蕪湖僑立上黨郡及襄垣縣後省蕪湖入襄垣隋初省襄垣入當塗唐以蕪湖為當塗屬鎮南唐復置蕪湖縣屬昇州宋初屬宣州後屬太平州元仍其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平府廣德漢之國名治故鄣縣地東漢置廣德縣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梁末增置大梁郡尋改為陳留郡隋郡廢改石封為綏安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煬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綏安置桃州後又改置宣州至德初更綏安為廣德縣南唐改為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為廣德路隸浙江行省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徐州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書赴難何子倡義也蘇峻之亂書赴難三若
彛者可謂能急君矣終綱目書赴難三是年

三年

再書

戊子

三年

趙光初十一年後
趙太和元年

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

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

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
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峻濟自橫江
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
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
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
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
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
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

皆盡壹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眵
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
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
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盾俱奔尋陽將
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
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
當御正殿翼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
陸曄荀崧尚書張閭共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翼
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翼令
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
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剥
士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
匹峻盡費之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
盍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
求免何以為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
之右以祖約為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羨詣峻

稱述功德峻復以為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集覽橫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

實

臺兵臺城之兵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一統志云小丹陽路名在應天府治南與太平府當塗縣

接界晉蘇峻叛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來即此地西陵疑是地名未詳處所青溪柵未詳處所唯應天府治有青溪水三國吳所鑿東渠更名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通潮溝以洩玄武湖水發源鍾山接於秦淮舊有七橋曰東門尹橋雞鳴募士孤首中橋大橋未知是否智者鑒焉臺城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褚翼陽翟人荀崧潁川潁陰人

書法

書入援書赴難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此其書至尋陽何罪侃也其罪侃何嶠以正月至尋

陽往復數四方能致侃綱目此書正月至尋陽後書五月以陶侃入討峻則逗遛之罪有在矣

發明

前書台峻峻反雖蒙由庾亮特未見其罪也次書詔亮督諸軍討之則討賊之責亮當之

矣今此書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則拒戰之事在壺而不在亮也又書亮奔尋陽峻兵犯闕則亮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峻狼子野心亮既不能思所處之而乃遽頒名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為不可亮乃懷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衆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台囂稔禍誰實尸之至於國破君危宗社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

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觀則亮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誤國若此尚可不加誅責乎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質實

于湖縣名注見明帝

太寧元年

○葬明穆皇后

書法

書以憂何罪亮也亮違衆議首生厲階及為元帥兵敗身竄憂及國母其罪大矣綱目自

書葬靈思皇后是後后無書葬者至晉而後書之晉后至是始以崩葬書前乎此非弑殺則陷胡塵

已終綱目太后書以憂崩卒三秦羊氏晉庾氏苻秦強氏

發明

太后庾氏何以憂崩為庾亮召禍故也揭而書之其所以罪亮之意益明矣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
來赴難

溫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
不壹貪暴縱橫雖強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
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
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
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疆
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
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
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追信
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
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
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
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假令此州不守則
荆楚將來之危乃當盛於此州之今日仁公進當為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
之痛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
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
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
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
瞻喪至不臨兼道而進郝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
彊敵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
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
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
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侃至尋陽議者謂
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驚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
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
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
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慄
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
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
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授
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
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
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
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
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
拒之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
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
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
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

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
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
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
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
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
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分峻兵勢
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

集覽

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破走之
繼繼朝夕繼繼厚意也朝夕不暫分離白石壘白石
本地名於此立壘又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白下京

口今鎮江府是三國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
亦曰京口大業壘名在京口曲阿壘名注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虔亭壘名史炤曰在京口
案韻會虔丑升反本亭名在吳興
質實

疆場注見漢靈帝建

寧二年毛寶陽武人一統志云廣陵城在揚州府城
西南四十里魏黃初六年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觀

兵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即此會稽郡名注見
漢和帝永元元年元規庾亮表字士行陶侃表字張
九韶曰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廣永
鄆陵人亮之弟浙江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吳興郡
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國注見漢獻帝建安五
年蔡謨陳留人義興郡名注見武帝太元十七年顧
衆吳郡人榮之族弟苕子浦未詳處所京口三國吳
之郡名治武進縣晉屬毘陵郡東晉僑置徐兗二州
號為北府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又置南東海郡隋
廢州及郡為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置潤州大業初
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潤州治丹徒天寶
初改丹陽郡乾元初復為潤州又陞丹陽軍建中初
改號鎮海軍南唐以為重鎮宋開寶未改鎮江軍政
和中陞鎮江府元改為鎮江路屬江浙行省本朝初
為江淮府後改鎮江府直隸京師大業曲阿陵亭俱
壘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四十七里東晉蘇峻反郗

鑒築此三壘以拒之湓口
地名注見安帝元興三年

書法

故書以陶侃何譏侃也侃見義不勇屢為前卻
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書隨何以漢王邦三
年陶侃之赴難未勇而溫嶠能以之則書溫嶠以
是年東荊州之兵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則
書趙剛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赴難必
書兵於是鑒流涕誓衆舒遣兵一萬則有兵矣不
書以兵何緩也凡書來援書來救外辭也鑒舒晉
臣也則曷為書來如外辭罪之也峻之反已半年
且既遷帝石頭矣然後徐徐而來謂之何哉書曰
來緩辭也是役也綱目書
赴難者三書來者一而已

發明

凡兵能左右之曰以春秋書以者有之僖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之類是也綱目書以者亦

有之樂毅以秦魏趙韓之師伐齊之類是也夫借兵他國則書曰以未有我國之臣子乃書以者也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握強兵固當洒泣誓衆馳電赴畢力討賊猶恐不及夫何自冬迄春坐視朝廷傾覆畧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非諸人力挽侃必翩然西上矣書之曰以所以見侃本無赴難之心幸賴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為無功獨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為惜之綱目權其輕重見於書法之間雖欲為賢者諱不可得也嗚呼微矣

峻分兵陷宣城内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

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彛遣將軍俞縱守
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
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
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彛殺之

集

覽

涇縣注見漢明

質實

俞縱宣城人一統志云蘭石
地名在寧國府旌德縣北五

十里晉內史桓彛當蘇峻之亂進屯涇
縣遣俞縱守蘭石即此今名桓公城

書法

於是役也勇於義者其惟
桓彛乎故始終皆予辭

發明

蘇峻之亂卞壺桓彛皆以死節書夫以壺之
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

彛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見殺而已未有能明其死
節者也至綱目書之則與卞壺無異何哉彛始聞
峻反即時起義不少遲緩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
是以綱目前書起兵赴難獨在衆人之先而其詞

急未幾受圍危亟或勸其通和以紓難彞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隕無貳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噫

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質實

祖約范陽

道人逖之弟歷陽郡名
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

八月後趙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

石虎帥衆四萬擊趙攻蒲阪趙主曜自將救之虎懼引退曜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將石瞻枕屍二百餘

里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

集覽

朝歌注見秦王

政六年千金塢塢音竭塢也名曰千金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野王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質實

蒲阪地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考

異

提要無於石頭三字據凡例斬當作誅

峻腹心路永賈寧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先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

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郗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至矣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

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
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
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集覽杖義漢書高帝杖義而
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西注杖上聲扶也倚任

之意句容縣名也縣南五十里有茅山一名句曲山
其形如句字之曲因名縣焉今隸建康湖孰史記建
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漢武帝封江都易王子劉胥湖
孰侯索隱曰表在丹陽案漢丹陽今寧國府是馬蹟
蹟陟利反
正誤句容湖孰今按晉書地理志句容湖
頓仆也孰二縣皆屬丹陽郡寧國縣屬宣城

郡今寧國府也去句容遠建康南四十五里地名
湖孰去句容四十里即此是也一本作姑孰亦誤質

實

白石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南八十里光武之濟昆
陽事見漢帝立更始元年曹公之拔官渡事見漢

獻帝建安五年竟陵郡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
志云句容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縣有句曲山故名

唐武德中於縣置茅州尋廢州以縣屬蔣州尋又屬潤州後屬昇州宋屬建康府元仍其舊國朝因之改屬應天府湖孰縣名注見明帝太寧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

書法

前書溫嶠以陶侃此其先侃何不沒其功也綱目於陶侃心跡不相掩可也

發明

侃前入援書以者原其情也今此斬峻先書侃者序其績也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

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
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
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
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臯
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
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
詭道兼行出于羣讐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
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
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
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
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
甲胄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
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

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

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

臣匡維社稷勿以

集覽

鞏訾河南二縣名也鞏

正誤

吾易意勒乃殺之

集覽

注見隋煬帝大業二年

正誤

鞏訾集覽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石門山

訾無注

成臯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洛水注見

漢光武建武三年街枚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

獲賤辭也於是曜墜馬被執曷為不書執以

歸趙兵大潰

曜方以昏醉被執則與匹夫何

異哉故賤之書獲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

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終綱目亡國之

君書獲三趙主曜

齊主皐陳主叔實

巳
四年

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
是歲趙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

春正月逸殺右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考異

逸上漏
蘇字

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至是光祿大夫陸曄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鍾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冠軍將軍趙盾攻拔歷陽約奔後趙質實

歷陽郡名注
見漢冲帝永

嘉元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趙太子熙與南陽王盾謀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盾以為沮衆斬之遂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帥衆赴之

質實

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
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羨考異

斬當

考證

斬當

○謹按蘇峻以庾亮之隙與祖約反遂至舉兵犯闕逼遷乘輿陷姑孰陷宣城不有陶侃溫嶠効忠赴難晉室安能久乎故斬其兄弟當書曰誅下文趙誅祖約夷其族夫約之反由峻誘之也石勒於約猶曰誅峻倡亂之首侃嶠晉大臣討誅叛賊豈不書曰誅乎

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書法

逸書討斬宜矣。美亦書及何美附賊者也有不得辭其討矣。美嘗降封弋陽縣王矣。此則

曷為復書西陽王美受偽封也不書弋陽書西陽著其附賊之實也

發明

美非反者何以於斬逸之下而書及哉。程頤子序春秋謂經為斷傳為案。今綱目所書美事如此以分注考之。當峻入臺城之時。美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美為太宰。西陽王則是美俯首媚賊受其偽命其罪已不可勝誅矣。故其書法如此。此以綱目為斷分注為案也。

以褚翠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日示弱竄

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
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為丹陽尹翼收集散亡
京邑**集覽**求之望實**正誤**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按
遂安所註糊塗望聞望外望也實實事也

謂望實**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漢獻
皆不可帝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書錄才也西漢之世書為京兆尹八自黃霸
外皆嚴能者也東漢書為河南尹三而梁冀

兄弟居二焉西晉惟夏侯和以徙官書東晉書丹
陽尹始此終晉世書丹陽尹三褚翼王坦之王雄
才難不
其然乎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
其二子瞻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
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
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
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
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
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
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
鎮自効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
相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
收赴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
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
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
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
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集覽**泥首謝罪
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以物蒙頭

如刑人之狀質實一統志云巴陵三國吳之縣名即而請罪也漢長沙郡下雋縣地晉於縣置建

昌郡尋省劉宋以後皆為巴陵郡治隋唐岳州皆治此宋仍其舊元屬岳州路本朝初以縣併入岳州後

復置仍屬

岳州府

書法

亮為豫州黜也不書黜何亮之罪不止是也故與遷賞者並書以晉之無章孰甚焉

發明

庾亮傾覆社稷死不足贖蘇峻既誅復居大位亮雖泥首謝罪蓋亦自知朝廷必不加誅

姑為是以欺衆耳是以分注於其上疏自陳之語皆削不錄正所以誅其心而刪其偽辭也然則書

亮為豫州刺史於封侃鑒嶠之下則晉之權綱不舉亮之貪榮無耻而在廷公卿議臣亦無有能言

其罪者其失皆

不言自見矣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楨為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楨嶠軍司也陶侃郗鑒皆言楨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

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楨以汰侈卧而對之不外變必有內患矣質

賈

一統志云始安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晉屬始安郡唐初析置福祿縣貞觀中省入更名臨桂縣宋以

慕化縣省入元仍其舊本朝因之為桂林府治所仍屬焉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楨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戎夏皆應之石生嬰城自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枕屍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楨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于襄國

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質實

司冀二州名司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川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楨

楨矜豪縱酒不卹政事郭默被徵為右軍將軍求資於楨不得會有司奏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楨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詔免楨官楨方自申理默遂誣楨以大逆襲斬之傳首京師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太尉侃上宣為武昌太守

質實

譙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翳槐
翳律

之子也

羌殺河南王吐延

河南王吐延為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于白蘭葉延考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

自號其國質實白蘭羌種名注見
曰吐谷渾元帝建武元年

庚寅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斬當

劉肅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肅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肅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舍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集覽遵養時晦以定大事注見
縛默以降侃斬之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於鑠

王師遵
養時晦
質實
江州注見漢武帝
元鼎五年豫章郡

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

趙羣臣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
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
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
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
寢食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趙誅祖約夷其族

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
祖赦季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亦
以為言勒族誅之初祖逖有一奴曰王安甚愛之在
雍丘謂曰石勒是汝部長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

將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集
觀刑竊取逃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覽

赦季布斬丁公注見漢光
武建武二年士雅祖述字質實
雍丘縣名注見漢
桓帝延熹四年

書法

趙也何以書誅亂臣賊子夷狄
得而誅之綱目之討叛嚴矣

發明

石勒於此而書誅祖約者逆亂之臣雖宇內
盜賊皆得誅之所以嚴天討正王法而使之
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其旨嚴矣

夏三月詔太尉侃兼督江州

侃

遂移

質實

武昌郡名注見漢
後主建興七年

鎮武昌

六月趙以張駿為涼州牧

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
與趙分境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及趙破
休屠王羌駿始集覽狄道注見漢高后六年休屠王
懼乃稱臣入貢
帝元狩
二年
質實
涼州注見唐中
宗景龍二年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
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
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
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
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質實襄陽縣名注見
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二年樊城注見漢
獻帝建安十三年

更造新宮

辛卯

六年

趙建平二年

春三月朔日食○夏趙舉賢良方正起

明堂辟雍靈臺

趙令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靈臺注見梁武帝永明十年

發明

趙以兵威行於天下時以為苦而綱目書此者何也曰予之也夫趙以兵威而綱目予之

有美辭焉蓋歲舉賢良方正則得人才以治天下而天下賴以安矣起明堂辟雍靈臺則知尊聖敬而明大道於天下也書法予之意深哉

秋九月趙營鄴宮質實

一統志云鄴宮在彰德府臨漳縣西

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勒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有事于太廟

烝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以為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爽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

詔從

集覽

秋 烝祭冬祭曰烝注見齊武帝永明八年春

之 家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
下拜受賜元會日元旦日朝會三老注見漢明帝永
平二年三朝朝陟遙反春正三朝
謂正旦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慕容廆遣使詣太尉侃

廆僚屬議共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岐曰立功者
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
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
於是遣使與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而東
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為燕王侃復書曰
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國摧勦然
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壬辰七年

趙建平三年

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集覽鹿死誰手史記蒯通曰秦失其曰賴有此耳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礪礪落落礪與磊通韻會落字下註磊落魁礪貌留侯諫留侯張良也諫立六國後其不可者八

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外內諸子皆典兵權志願無極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皆不聽徐光他日承間言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

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
呈之於是震權過于主相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
快快集覽大雅惜惜大雅太子弘小字也左傳祈招之
快惜惜以止王心注惜惜安和貌勝殘去殺語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勝音升去上
聲文公集註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
之人使不為惡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八州注見漢王劉邦元年省可尚書奏事省視其可
者行之不復啟奏

書法

太子決事自此始終綱目太子書省事二是
年趙太子弘咸康六年趙太子宣總百揆一

宋甲申年魏太子晃書決事決訟三唐高祖武德
九年太宗貞觀四年睿宗景雲二年書聽政二唐
太宗貞觀十九年二十三年書監國七宋壬戌年
魏太子燾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高宗調露元年弘

道元年睿宗景雲二年玄宗天寶十四載德宗貞元二十年

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散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集覽

涅水按此涅水當在襄樊左近

史炤云水出上黨涅縣相去遠矣昭軒輶音遙史炤曰使車也軒大夫以上車也

質實

一統志云

涅水在潞州襄垣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沁州覆黿山東流入縣界會于漳水至縣南合濁漳水

書法

故桓宣之拔襄陽書陶侃遣是年渾瑊之却

吐蕃書郭子儀遣唐代宗大歷八年李懷光之破吐蕃書郭子儀遣大歷十三年皆歸功於其上之辭也

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為世子

重華駿之次子也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癸巳八年趙建平四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書法江東之政差強人意此一舉而已故喜書之

發明晉氏立國江左奄奄畧無振起之氣獨至石勒遣使乃能詔焚其幣是舉差強人意大書

揭之蓋
幸之也

○三月寧州叛降于成○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
子皝嗣○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
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
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
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
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
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
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還
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
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
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

集覽

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前車覆後車戒謂晉之兄弟相殘汝輩可以此為鑒戒周霍周公旦輔成王漢霍

光輔質實一統志云高平陵在順德府邢臺縣西十五里

昭宣

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弑其太后劉氏冬十月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

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悲署要職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將若之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請奔兖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譙虎遣將追獲送襄國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畧佐勒建功業有吕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聞變皆舉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虎攻朗斬之進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

虎命麻秋討洪洪降于虎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氏羌以實東方虎從之徙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集羌大都督居灊頭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覽枋頭地名在汲郡初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木枋以為堰遏其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名其處曰枋頭灊頭灊失涉反廣質實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韻注灊水名在西陽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一統志云枋頭地名在大名府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淇水之北即淇水口也魏志曹操於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名枋頭灊頭即灊水之口在漢陽府城北四十一里自黃陂入漢陽縣界與淪索二水合流南入大江魏臺在大名府魏縣縣界相傳為魏文侯所築

慕容皝兄翰犇段氏弟仁據遼東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翰母弟仁皆有勇畧屢立戰功得志有寵於麁皝忌之翰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甚愛重之仁據平郭皝遣兵討之大敗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皝追思真言以為平州別駕質實平郭城名注見元帝

太興四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

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
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
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
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湏涼淳
曰寡君以皇與樞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
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
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
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
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
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厚為禮而遣
之淳卒致質實東峽在成都府
命於建康質實金堂縣東北

書法

書遣使上表何子義也張氏嘗書遣使矣不
書其人此則曷為書張淳予淳也於是淳自

蜀求通問關險阻必達君命可謂賢
矣故書予之而駿不書趙涼州牧

甲子九年

趙主石弘延熙元年

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

使來稱藩質實

仇池郡名注見惠帝元康五年

○二月以張駿為大將

軍

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段遼遣兵攻柳城破之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將兵共攻柳城慕容皝遣慕容汗等救之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受命之日止求此捷若貪進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卿正慮遂滅卿國耳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質實國計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

質實

柳城

縣名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二年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
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
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榮戟軍資器
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
付右司馬王愨期與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
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
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
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
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
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集覽所假節麾幢曲蓋節麾幢蓋皆前驅儀仗也大
將所有侃非大將故天子假之以重其威索隱

曰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幢亦旌旗屬蓋繖也曲者蓋柄上曲也風俗通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柄節注見漢靈帝熹平六年侍中貂蟬貂蟬侍中冠注見惠帝永寧元年太尉章章印也太尉所持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印傳印執政所持信也傳注見漢靈帝熹平六年蔡戟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老子婆娑老子陶侃自稱也史炤曰婆娑猶言徘徊也南陵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白帝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質實陽夏人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

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
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
預
集覽 生瘍音陽頭瘡也金創**質實** 建寧郡名注見
創讀曰瘡刀箭所傷也
年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
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
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集覽 老易老謂老子道德經易謂周易季野褚裒字
臧否否音鄙詩未知臧否注臧善也否不善也
質實 殷浩陳郡長平人羨之子褚裒
陽翟人杜乂杜陵人預之孫

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成李越弑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玠出屯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相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集覽 玠班之弟，名史質實。江陽縣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涪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

其弟何與聞乎弑也。其兄弑逆而已受之期，不得不分受其罪矣。終綱目弑書立其兄者。

一安帝隆安五年，呂超立其弟者，二是年李越五代丙戌年，王延稟皆與聞乎弑者也。

十一月趙石虎弑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趙主弘自齋壘綬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之虎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柰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發明

趙人攻城奪地人神奮怒及其後自相屠滅本無足錄然而石虎弑太后及其主弘與夫

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皆詳書于冊所以見君臣大義雖干戈擾攘之際亦昭然天冠地履之不可紊也前史止載虎廢殺劉氏及幽殺石弘至綱目始正名定罪其餘僭偽之國亦多有此類皆

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慕容皝攻遼東克之

皝欲悉阮遼東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此質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

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乙未 咸康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成主李期玉恒元年

春正月朔帝冠○

三月幸司徒道守府

司徒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加元服動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為

廷尉坦以疾去職丹陽尹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

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

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

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蟲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二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

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

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集覽

周爰咨諏注忠信為周訪問

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見忠信之賢人則與之訪問求善道也諏子湏反以厭天譴厭益涉反襍也漢

高本紀東質實孔坦會稽人愉之從子聖敬曰躋詩游以厭之質實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曰躋註躋升也

言湯聖敬如日之躋升也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王濛晉陽人王述晉陽人承之子沛國郡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

綱目書君臨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漢安帝建光元年是年隋煬帝大業三年唐太宗貞

觀十四年二十年辛未年梁主溫甲申年唐主存勗唯此與貞觀二十年無譏辭而微行梁府舍不與焉漢桓帝元嘉元年

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俄聞趙

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

集覽

觀兵廣莫門廣莫建康城北門名也左傳

解司馬耽坐輕妄免官

質實

歷陽郡名注見

觀兵于南門注觀音貫觀示兵威也史記楚世家觀兵於周郊注陳兵脇周也

書法

譏不詳也彼且還矣而此方親勒戒嚴久而後悟不詳莫甚焉先書還所以深譏之也

大旱○秋九月趙遷都鄴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趙

聽其民事佛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為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

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不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所應祠也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集覽

天竺僧佛圖澄澄天竺即身毒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佛圖虜複姓澄其名天竺之僧也晉書藝術傳佛圖澄本姓帛氏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一孔常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又嘗至流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敬信之號大和尚沙門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桑門

書法

本胡俗也趙之有此宜矣而漢人之為沙門自此始故謹書之自是書聽民出家二宋士

辰年魏梁
辛丑年魏

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

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褒無他才嘗勸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衰矣

書法

班書故主矣則其母不書弒何班本雄兄子其母非后也故書弒

冬十月朔日食○建安君荀氏卒

荀氏明帝母也在禁中尊重

質實

建安郡名注見武帝泰始五年豫章

同於太后卒贈豫章郡君

郡注見漢武

帝元鼎五年

書法

明帝母也號稱止此晉於是乎可謂能以禮矣故從書卒據哀帝母皇太妃周氏書薨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為賢君駿遣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集覽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鄯善注舉見漢武帝元鼎二年姑臧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征西亮謂庾質實秦雍二州名秦注見漢亮也嘗為征西將軍質實光武建武元年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駿自嗣立嘗書遣張淳上表矣於是又書上疏請北伐綱目悉書之予義也張氏四世忠

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

丙申

二年

趙建武二年

春正月彗星見奎婁質實

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

○慕容皝討其弟仁殺之考異

殺當作誅

皝將討仁司馬高誦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擒之先質實昌黎縣名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太康元年平郭城名注見元帝太興四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二月立皇后杜氏

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

集覽

臨軒軒庭際也爾雅

羣臣畢賀后預孫女也
謂御座臨近軒陛也備六禮逆之逆迎也謂迎女也
士昏禮下達之後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六禮

前廷尉孔坦卒

坦疾篤度氷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
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氷深謝之

書法

卒前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
官六而已詳安帝元初二年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甃以文石以
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
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
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
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
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鍾
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集覽甃以
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文石
易并甃無咎注甃側舊反韻會注甃結砌也金璫璫
琅璫鐸也說文屋角金鈴也以驚鳥雀杜甫大雲寺
詩風動金琅璫銀楹說文楹柱也楹之言盈盈然對
立之狀鹵簿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
每車駕將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灸轂子雜錄
云車駕行幸羽儀雙導曰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
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案字書鹵大楯也以甲為之
所以捍敵者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凡儀衛皆

具五兵而獨以甲楯為名者蓋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也其事見馮鑑所纂續事始

又五禮精義曰簿領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又蘇鶚演義曰鹵鼓也簿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

也此二說未善今併錄之以記異耳百姓嗷然說文嗷然眾口愁聲嗷通作教荀子天下教教然若燒若

焦鍾虞秦始皇所鑄虞通作鑠注見始皇二十六年九龍殿名三國魏明帝青龍三年復立崇華殿時有

九龍見故更名殿曰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之翁仲三國魏明帝景初

元年欲徙長安銅人於洛陽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銅人注見漢後

主建興十五年銅駝秦始皇所鑄銅索駝也注見惠帝太安元年飛廉飛通作蜚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質實

襄國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丁酉 三年 趙建武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

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集覽庭燎小雅詩夜未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燎大燭也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也記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

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百古制未得以聞韻會注云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

灌以脂膏周禮天官閭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注云地燭也疏云天子百根葦以布纏之以蜜塗之

正若今之蠟燭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司農云墳燭麻燭也鄭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

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今俗所謂

執盆亦此義也歲時雜記云除夕作黃燭以麻執濃

油如庭燎然案律有元日油粃之文粃音莘麻之渾也杠末杠音江爾雅杠竿也竿之杪曰末廣韻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三仞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集覽習尚老莊習者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也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或云謚曰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怙係上聲厲音賴字一作瀨案玄妙內篇云周時人李母懷胎八十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故號曰老子後為周守藏室之史見周之衰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老子於是著

道德二篇上下經五千餘言而去竟莫知其所終莊
子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
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其言
沈洋自恣以適已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
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
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

質實

袁瓌陽
夏人

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更立子宣為太子考異

字更

美

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
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
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
肉共食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

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
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
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
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
遂抽劍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
十餘人廢遂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而立
宣為**集覽**阿鐵太子遂小字冒頓之事漢高帝時匈
太子**集覽**奴頭曼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頭曼有
愛閼氏生少子遂欲廢太子而立少子冒頓乃作鳴
鏑習勒其射騎而令之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
後因從父獵以鳴鏑射殺其父遂自**質實**官家注見
立為單于也冒頓音墨特或如字讀

聖三

年

書法

遂謀弑逆大罪也不書伏誅何咎虎也初虎
使太子省可尚書事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

而使與政非矣其有不合則又誚責笞撻月至再三雖還性殘虐然陷之惡者虎也綱目澄源正本故特書殺終綱目太子書殺三趙還魏恂蜀元膺書廢殺二晉適唐太子賢太子瑛清河王暉梁太子大器唐陳王成美他人殺之不與焉

慕容皝自稱燕王

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皝從之因以奕為國相

燕稱藩于趙

燕王皝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邊乃遣使稱藩于趙乞師討遼而請悉眾以會之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期以明年

趙納代王翳槐于代紇那奔燕質實

代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楊

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集覽

仇池注見惠帝元康六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